

『新世纪海外华文女作家』丛书

〔奥地利〕方丽娜 著

蓝色乡愁

Reminiscence
in Blue

『新世纪海外华文女作家』丛书

〔奥地利〕方丽娜 著

蓝色乡愁

Reminiscence
in Blu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蓝色乡愁 / (奥地利) 方丽娜著. —厦门：鹭江出版社，2017.7
(新世纪海外华文女作家丛书)
ISBN 978-7-5459-1341-5

I. ①蓝… II. ①方… III. ①散文集—奥地利—现代
IV. ①I521.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46752 号

“新世纪海外华文女作家”丛书

LANSE XIANGCHOU

蓝色乡愁

[奥地利] 方丽娜 著

出版发行：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鹭江出版社

地 址：厦门市湖明路 22 号 邮政编码：361004

印 刷：福州德安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地 址：福州市金山工业区浦上园 B 区 42 栋 联系电话：0591—28059365

开 本：700mm×1000mm 1/16

插 页：2

印 张：16.75

字 数：229 千字

版 次：2017 年 7 月第 1 版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459-1341-5

定 价：5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总序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自台港澳文学延展出来的“海外华文文学”开始进入大陆学界的研究视野。而所谓海外华文文学，指的是在中国以外的国家和地区用汉语创作的文学。文学作品的创作者，集中于旅居海外的华人华侨群体之中。换言之，这一朵开放在异域的汉语言文学之花，实际上是移民现象的文化附着物、精神副产品。

据世界海外华人研究会（Overseas Chinese Confederation）2000年的统计数据，海外的华人华侨有3400万之众，侨居于世界140多个国家和地区。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华人移民的原籍、身份以及移出的动机、方式、目的都有很大的改变。新一代移民大多在国内接受过完整的教育，总体的人文素养比较好。不同于老一辈纯粹受外力逼迫而离家去国，这一代人多半

是主动选择了移民的道路，携带着自幼被中华文化熏陶的印记，漂洋过海，前去追寻那起初或许连他们自己都不很明确的梦想。

然后，他们在无依无靠无基础的异域天空下，锲而不舍，磨砖成镜，用自己的天赋、学识、智慧和毅力开创新生活，打造新家园。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对异质文化观念不断认知不断适应，对自身文化传统不断回望不断反思，同时又从不同角度对二者的优劣异同不断对比不断探求。无论是否功成名就，是否志得意满，这一代人有意识的个人奋斗经验，都因此染上了浓重的东西方文化相交错、相印证、相融合的底色。

他们当中的一些人，选择用永远的母语来表述现实生活场景当中的所见所闻所感，以腕底最贴心的汉字来描画身边的众生相，将移民的生活形态带入了华文文学的文本世界，成为这个群体的代言人。这些作者置身于跨文化围城之内的书写，通过对具体个案的艺术加工，裹挟着深入血脉的“原乡”记忆与纷繁复杂的“异乡”体验，展示出这个群体的精神气质、价值判断与文化品格，标注出自我的属于个体同时也属于时代的特殊记忆，为汉语言文学的本土样态提供了一个风情迥异的参照。

在海外华文文学创作圈里，女性作家占压倒性多数。她们的作品，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海外华文文学创作的总体水平。随

着国内学界对海外华文文学的认识越来越深入，投入该领域研究的学者越来越多，海外女作家们的创作实力、表现及潜能，或多或少地引起了学界的区别观照，但由于种种客观原因的限制，目前国内图书市场上的文本尚不足以体现她们整体性的创作成果与风貌。

当今世界，中华文化对全球的影响力不断扩大，海外华文文学正处在汉语言文学与国际文坛接轨的前沿。为进一步促进海外华文文学创作的繁荣，同时满足国内学界在该领域的文本需求，以《海外华文文学史》、《东南亚华文文学大系》等系列图书享誉海内外的鹭江出版社，由笪林华社长总策划，开始了“新世纪海外华文女作家”丛书的创编工作。

海外华文女作家的群体很大，丛书的海外编委在尽量考虑地域分布的前提下，以定居海外，并在新世纪这十多年来笔耕不辍的女性作者为主要选择对象，推荐她们质量比较好的作品。诸位作者的背景、经历、际遇和目前的创作状态各不相同，文风各异，经过国内专家编委和出版社的联袂推荐、审阅，最终确定了丛书的书目，力图集中展示新世纪海外华文女作家所构建的独特的文学风景。希望借由这套丛书的出版，激励海外女作家们在高涨的创作激情之外，更主动更积极地去寻求去承担

她们在世界文化版图上的文学使命，同时向国内学界成序列地呈现海外女性文学现阶段的格局，以推动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良性互动的局面。通过双向互证，双向互补，共同促进汉语言文学超越地域、超越国别、超越种族的繁荣与发展。

江 岚

2015年7月3日于鹭江出版社

三分人事七分天（代序）

我有很长一段时间纠结于椴树与菩提树。原因是2012年我与妻子去欧洲旅游，曾经在柏林的菩提树大街行走。几天之后到了巴黎，也是这样的树，碧绿的心一样形态的叶片，发出悦耳的喧哗。导游告诉我这是巴黎著名的椴树。同样的树，怎么会有两种名称？而且在我的内心，始终有一个疑惑，菩提树是热带树种，怎么会在德国生长？后来明白了，这是中国人的错译而与德国人无关，在德国就叫椴树大街。在日耳曼人的心目之中，椴树具有神圣意味，犹如菩提树在佛土受到尊崇，是不可以亵慢的。

我之所以写下关于椴树与菩提树这样一点辨析性的感想，是因为维也纳的方丽娜。2010年春，方丽娜到鲁迅文学院进修，准确地说，她是第一个到鲁迅文学院读书的海外华人。在我的印象里，小方是一个平静谦和的学生，踏实而不张扬，不像有些人叽叽喳喳。她听说我途经维也纳，执意前来看望，我劝她不要来了，因为我们到维也纳已经很晚，而且下榻的饭店在郊区，但她还是拉着她的先生老沃前来，坚持陪我们观览夜色里的维也纳，在皇宫附近的酒馆里喝啤酒，之后把我们送回饭店。小方

说，她们所住的地方与我们的饭店位于城市的两个方向，我估计她与老沃回到家中，至少是次日凌晨，朝霞开始化淡妆的时候了。

在啤酒馆与小方交谈最多的是散文。谈到散文的本质、文学性与生活的关系以及游记在散文中的地位。回国以后，小方给我发来一些她的作品，从而对她的认知也就更为深刻。在我看来，小方的散文，视野纵横开阔，文笔瑰丽流畅，写情与写景，写人与写物，都浸淫着一种独特的魅力。在她的笔端，东方的树叶有氤氲神秘的芬芳，而异域的咖啡，则将杂乱的思绪收敛。丁点儿大的月亮悬挂于希腊宝蓝色的天空，一对海鸥悬在空中，“好似两朵迷途的云”而游移不定。印度女人是曼妙的，绽放敦煌飞天一般的气息，然而印度的女人又是不幸的，“香艳纱丽的背后，埋藏着多少凄凉与悲哀”。蒙巴萨的马赛人是天生的勇士，“仿佛烧焦的木炭，黑亮黑亮的，毫无例外地都裹在一块鲜艳夺目的花布里”，非洲之所以神秘，并不仅仅在于那块土地，而是源于那块土地上的人。“这些面无表情的肯尼亚土著，正是东非高原上最富有神秘色彩的游牧民族——马赛人。”马赛人以好战神勇和高傲闻名于世。那不经意间流露出来的傲慢与不羁，使他们被西方殖民者冠以“高贵的野蛮人”。

在小方看来：“旅行是另一种阅读”。不仅有“轻音悠远，雪山映照，沙漠苍凉，万流归海”，重要的还在于，“经历了一场心灵的跋涉”。70多年前的1941年，一群德国伞兵空降到希腊南部的克里特岛，其中有一家名叫“狼”的德国三兄弟，在同一天的黄昏均葬身于此。“站在这块刻有三兄弟名字的墓碑前，读着他们的简短生平”，小方“仿佛看到三张青春洋溢的笑脸，隔着泥土和花朵对我眨眼，微笑”。

而在去俄罗斯的飞机上，小方邂逅了一个二战时被俄国人俘虏的德国士兵的后代塔拉斯。父亲死后，塔拉斯一心一意寻求与德国的关联。两年后，他在父亲的家乡汉堡码头上，找到一份小区管家的工作。塔拉斯拥有俄国与德国双重国籍，“拿出两个护照给我看。”“照片上的塔拉斯很年轻，也很帅，不像眼下的他，臃肿而笨拙。”他在“鄂木斯克有一个六

口之家，他的俄罗斯妻子为他生了两双儿女，他每隔两个月都要飞回西伯利亚来探亲。”关于二战，关于德军士兵，从来都是血腥与罪恶的形象，无论怎样痛斥都不为过。然而，声讨之外，是不是还可以有另外形式的批判呢？小方的《克里特之战启示录》与《西伯利亚的德国人》，其意义便在此，看似平实庸常而不露声色，却蕴藏着一种令人悸动的力量。

李卓吾说过这样一段话，大意是：“追风逐电之足，决不在于牝牡骊黄之间”，而“风行水上之文”，也“决不在于一字一句之奇”，这是古今中外的为文规律，好文章是决不局促于“寻行数墨”的。

在我读到小方的散文里，当然不止游记一种，也有不少专题的笔墨。对这类散文，我最喜欢的是篇描写乌鸦的文章：《白雪乌鸦》，当然这里的乌鸦不是中国的乌鸦，而是从西伯利亚飞来的乌鸦，轰轰烈烈地飞到奥地利过冬，直到“来年四月的复活节前后”，“再集结成群，浩浩荡荡，返回西伯利亚的家园”。“起初，我竟不知道它们是乌鸦，因为这里的鸽子，远远地望去，和壮硕的乌鸦并无区别。于是有一天，我问：怎么会有这么多的鸽子汇集在天空？老沃说：它们不是鸽子（Taube），是Rabe。是Rabe？原来是乌鸦！乌鸦是奥地利土著吗？”“我猛然意识到，它们的确是在秋天才出现在视野里的。”

乌鸦的故事，小方讲给她东北的一位朋友，朋友笑她“连乌鸦和鸽子都分不清”。分得清怎样，分不清又怎样？只要写出心曲里面的战栗便可了吧。而我读到这样的文字，却难免心生感触而要啰嗦几句，啰嗦几句北京的乌鸦。

如同到奥地利过冬的乌鸦，北京的乌鸦，也是在清晨，从长安街沿线，向北飞，飞到五环以外觅食，而在黄昏的时候返回长安街，它们往返的路线是固定的，都是沿着北京的中轴线飞翔，在故宫金顶熠熠的上空飞来飞去而极少有误差。这当然是现代的北京乌鸦，而在历史上，比如明清之际，那时的乌鸦是另有况味的。明人钱澄之客居京华时写过一首诗，题目是《到京寓增寿寺》：

一路风尘满鬓华，解鞍便宿老僧家。房留官坐监施饭，店与人开带卖茶。庭树午余时击马，钟楼日落乱栖鸦。五更不睡骡车过，铎响铃声枕畔哗。

钱澄之，字饮光，晚年自号田间老人，安徽桐城人，是一个重名节而爱护自己羽毛的人物。崇祯初年，有一个官员拜谒桐城孔庙，仪仗威赫，诸生列队出迎，钱澄之突然挡驾揭帷，斥其勾引奸党，贪赃枉法。明亡以后，钱澄之参加抗清的义军，妻女殉难，澄之与长子入闽继而辗转入桂，继续抗清，后因复明无望，遂归乡里结庐先人墓侧而闭门著书。

他所客居的增寿寺在北京的南横东街，今天已经拆掉。南横东街在长安街的南侧，也非畴昔旧貌。而钟楼在长安街的北侧，“钟楼日落乱栖鸦”，乌鸦们休息的时间没有变化，但是栖落的地点却不一样了。诗中颈联的首句“庭树午余时击马”，也有作“庭树午余时系马”，看似易解，其实是错误的。击马一典，出自“刖跪击马”，说是春秋时的齐景公，大白天的，疯疯癫癫，披头散发驾驶六马拉车，载着妃嫔从后宫出来，被刖跪挡住而击打景公的马，让它们返回去。刖跪对景公说：“你不是我的国君，国君没有你这样的！”听了刖跪的话，景公顿感惭愧，于是重赏刖跪，表示改正。刖跪的故事，后来被引喻为犯颜进谏。这样的典用在钱澄之的身上是妥帖的。

当然，这是中土故事，与奥地利无关，与那里的乌鸦更是毫无关联。那里的乌鸦是从西伯利亚飞来的，与中土有什么关系呢？所谓此乌鸦非彼乌鸦，而我之所以写下这些话，只是我读到小方的散文以后产生的一点儿随感，好文章是可以使人生发联想的。而写出好散文，一方面源于文学修养，另一方面源于生活开拓与经验的积淀，所谓“到老方知非力取，三分人事七分天”，而在这一方面，小方自有优势。从中土到域外，出谷迁乔，既有中土经验，也有域外经验，如何将这两种经验捏合提纯升华，

对小方而言是一个应该思忖的事情。如果一定要做个比喻，这样的经验，中土与域外，犹如结构主义中的互文，在两个文本之间相互移动，是复杂而艰辛的，但又是开放、变异、渗透、欢愉且多声部的，犹如马赛克拼贴，在闪烁的交流之中将题旨推进得更为深远。一座房子与一棵树不同，树自然生长自然存在，相对于树，房子的存在理由则要追溯到建筑师。建筑师伐树盖房子，散文家用语言盖房子，批评家则是对房子进行分析与研究。我不是批评家，只是作为读者，参观了小方的新房子，拉杂写下如上感受而与小方共勉。

王彬

2015年7月16日

（王彬，男，北京人，1949年出生。鲁迅文学院研究员、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学术执行委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任鲁迅文学院副院长，现任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目 录

三分人事七分天（代序）/001

奥地利

夜幕下的维也纳/003

鱼丽之宴/007

白雪乌鸦/011

茉莉情结/015

秋天的况味/018

有一种情结/022

圣诞之夜/027

末日憧憬/030

丽泽的婚事/035

阿尔卑斯圆梦时/039

魅人的维也纳酒庄/045

- 红酒女人的茶品/049
槐花飘香的日子/052
沿着施特劳斯的小径/057
茶香，在地球的这一端飘渺/061

德国

- 这一个冬季的柏林/067
柏林的安慰/071
提乡村九号/075
德国往事/080
希腊与德国的一场足球赛/084

希腊

- 雅典之夜/089
岛国/093
迷失艾伊娜/097
爱琴海小住/100
戴百合花的国王/104
克里特之战启示录/108

地中海

- 温柔倾诉：西西里/115
丘吉尔得意之岛：马耳他/123
漂泊者的奇遇/129

印度

- 我们的印度女人/135
- 绝望者的挽歌/139
- 破碎的梦/144
- 舞女的宗教/148
- 一滴爱的眼泪/152
- 这个无星之夜/156

肯尼亚

- 高贵的野蛮人/163
- 海明威的乞力马扎罗/169
- 纵情蒙巴萨/174
- 猎豹的哲学/178
- 狩猎/181

约旦

- 雨中的安曼/193
- 死海之吻/197

俄罗斯

- 蓝色乡愁：贝加尔湖/211
- 牵手东方快车，穿越西伯利亚/218
- 西伯利亚的德国人/223

加那利群岛

三毛的丹娜丽芙/229

浪花飞溅的肖像：玛黛拉/234

附录 蔚蓝的天空下回望故土的百灵鸟

——奥地利华裔女作家方丽娜访谈/241

后记/249

D 奧地利